

萧间堂记及诗一卷此元章以二杨为图赞天啓有相知一语故不陈喜快叙咏其事是以笔势飞动翼于常时而心手交恍之状宛在卷墨得于情者深矣觀此則知右军脩褻有感而作诚非它畫所能及也

王文治书法

知味

过油肉

李兰弟

山西晋南一带，只要是婚丧嫁娶的宴席上，都有“过油肉”这道菜。各乡村略有不同，比如有白菜过油肉、尖椒过油肉、麻辣过油肉等等。为满足不同口味人的需求，一般在过油肉里配洋葱、蒜、干辣椒、黄豆芽……

要想做好这道菜，关键在选料和调料、配菜、烹调上。

首先，这油必须用洁净的熟猪板油，才能使菜肴发挥出应有的风味。有些人用肥肉炼的猪油口味会差些。

猪肉更为讲究，先用散养猪的后腿肉。调料多选用葱、姜、蒜以及芫荽，切好装盘备用。其他的就是大料、八角、胡椒粉了。

过油肉一菜以油传热，因过油而出名，火候对此菜最为重要。做时，油温要求在一百六十摄氏度左右最好，这样可使肉片达到平整舒展、不干不硬、色泽金黄的效果。如果油温高了，肉片粘连，外焦内生；油温低了，又容易脱糊、变形、肉片柴老干硬。这就要凭经验了。

同时，肉片深浸的时间要充分，才能确保过油肉质感的风味，中途要搅拌几次使其更加滋润均匀，并加盖湿布防止风干。

母亲告诉我，过油肉在加热调味过程中，采取点醋的方法调味，醋要点的适时、适度、适量，才能达到去腥增香的目的。

起锅时，抓一把青菜放锅内。这道菜，香气四溢，色泽金黄鲜艳，味道鲜美，有醋香，质感外软里嫩，汁发适量透明，不薄不厚，吃后令人回味。

散文

风陵渡何人

程远河

从灵宝山中出来，我说沿黄河走一段吧。散漫地走，四顾尽是风景。脚下长河滔滔，心底雄风激荡。如有短剑在背囊装在头，我就是独行侠了。

忽然，眼前陡地开阔，猛地急弯，斜刺里的激流告诉我，风陵渡到了。

依稀还有古渡的影子，比茅津渡要有味得多。岸上的小柳在风中轻摇，稍远有玉兰胜雪的初花。对岸水汽茫茫，不知道这岸有人对它遥遥相望。

小树新枝，黄绿如抹油。有鸟儿在大河上飞翔，却不是我等燕归来。

想起我的云水渡。我匍匐在白草沼泽上埋头长饮那一河春水，一个孤客说让我慢点，水位降了。身边是垂钓的大队人马，他们笑说我把大河当成了水瓢。喝饱后我朝对岸喊了几声，那边的人竟然声声回应。古时会经常有这样的排场吧，那天的做派是否幼稚而做作呢？

今天没有饮水的冲动。我走向河边，坐在护坝的青石上，脱下袜子，把黄河当洗脚盆。

我想过河去。回身问人，说这时刻绝不可能。一河夕照里，一家渡船早已靠岸。渡口有人，很快就回家。只有我，此刻还无处栖落。

就近借宿，很容易地得到一家的收留。他们用好吃的面食和春韭、土鸡蛋将我款待。星子在头顶似更清亮，一线新月宛如柳眉。黄河的涛声就在枕下，它让我的梦境也有了气势。

太阳很高第一班船才发，也就坐我们几个人。两三个到对岸赶会的山民，带点药材去会山西老乡。只有我和一个江苏的旅客是为过河而过河。我和他自然话多了起来，但他一讲历史就被我打住。我规定只言当下，不提先前，身在此间，不望故园。他笑说我的霸道，我回说少提陈迹。言谈间竟然心有触动，未下船已约好到那边结交而游，长夜高谈。大河之上如此际遇，不枉了三省行。

对岸春色也新，一河传递着相同的春讯。坡脚的樱花刚刚开罢，坡腰的杏花正开得欢，坡上早桃的花蕾已经胀胀欲裂。

不是踏青，我俩在野田间随意走着。陌上并无花开，花几点滴滴只散落山间。行进间我俩话都少，他目光西望，可是要向着潼关、长安？我不回头，可我背后的五陵川他不会知道。我说他步履轻快如少年的儒生，他说我黝黑如刚下终南山的卖炭翁。

天黑，我俩坐在山上的高台。众花都在夜色里，

而花看起来，我们都在云端。我问他入晋的目的，他遮遮掩掩说，他三哥二十多年前游学北方一直未归，听人说他似乎在这一带，就曲折过河来寻。我听他的口音探他的身世，心里很惊。他哥哥一定是问乡驿的主人，我敢断定世上不会有其他的雷同。

我们到山下的小店。黄河的晚风吹得门口的红灯笼来回摇荡，这夜的涛声不是昨夜涛声。我们忍不住本性暴露，他们诗书传家而锦绣满腹，我四海浪迹而看惯浮沉。他说唐诗里的并州仍需北望，我说声名赫赫的蒲州就在不远。他说北方是他们兄弟一生的梦境，他三哥穷其一生奔它而来，而他贪念安逸而不能放开脚步，现在白发上头才想起。

他追寻哥哥，还追寻什么呢？我故作平静，催促他早点入睡。不一会儿，他的鼾声开始应和着脚下的涛声。我无睡意，当第四根蜡烛燃尽时，我已经看见黄河上如乳的水光。

我画了一张图，标着他该走的方向。他能看懂吗？我并未做任何暗示。但我心里似乎有底，觉得那久久该有的相逢不会太远了。

我无声离开，北行。风陵渡又在我身后了。我不问今天渡河的会是何人。

新书架

《世界史就是经济史》

章艳芬

本书从战争、权力、性、文化与金钱5个历史线索出发，划分6个时间段，通过82个经济关键词，讲述人类历史上或大或小，或关键或被人忽略的历史瞬间，辅以多角度多史观的分析评述，从交易的起源到经济危机，从产业革命到商业本质，为读者勾画出一部以经济为驱动力的三千年人类发展史。

作者以知名记者身份亲身经历、采访了近二十年韩国、东亚乃至全球数十起重大经济事件。丰富的现世经验与扎实的历史学、舆论学研究功底相结合，立足东亚观照世界，以远离西方，区别中国的“旁观者”身份给广大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客观、清晰的世界经济变化轨迹，帮助消费者更加深刻地理解全球经济的本质，也为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提供了参考。



喀纳斯禾木村秋晨 王国强 摄影

随笔

爬树的记忆

柴清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爬树是农村孩子的一项重要本领，谁如果不会爬树，会被小伙伴嘲笑。

北方农村的树主要有榆树、槐树、椿树、杨树、苦楝树、柳树等，还有桃树、杏树、梨树、枣树等果树。一般的果树树干都不高，爬起来比较容易，几下就可以爬到最低的树杈上。上到树上，横枝就多起来，可以随意攀爬了。榆树、槐树长得很高大，但主干大多有些倾斜，表皮也有些粗糙，布满裂纹，摩擦力大，攀爬起来也相对容易。椿树长得高，树干笔直，表皮也光滑，攀爬的难度就大多了。

小孩子爬树，一般依树的粗细，采取两种方法，较细的树，用胳膊一上一下环抱住树干，两腿同样一上一下盘住树干，身体稍成弓形，手先向上，抱紧一个位置，用力向上，腿随时跟上来。要尽力向上多移动一些，把身体弓得更紧一些，这样下一次身体向上伸直，胳膊

重新抱树时，就可以攀爬得更高一些。如此反复，就会越爬越高，上到树的高处。如果树干太粗，胳膊和腿抱、盘不住，爬起来就会很困难。

用胳膊和腿夹住树干向上爬，裤子始终紧紧地贴在树干上摩擦，很容易将衣裳弄破，会受到父母的批评，甚至挨上几巴掌。

比较难爬的树还有杨树。杨树树干笔直，表皮光滑，常常连一个小树结都没有，滑得用力抱也抱不紧，有劲用不上。结果，常是上一步落半步，事倍功半。好在杨树的树干都不太粗大，能够用胳膊和腿盘住，有点技巧，费劲点，还是可以上去的。爬杨树虽然费劲，但下树非常利索，胳膊腿稍微松一点，很快就溜下来了。再说上树都有目的，上榆树是为了摘榆钱，上槐树是为了摘槐花，填饱肚子；上果树是为了摘果子吃，上高大的树则是为了掏鸟窝，所以我的

记忆里，爬杨树比较少见。

树爬多了，也有不小心掉下来的时候。一次是掏鸟窝，是一种家乡叫“啄木叉”的鸟。窝在一个细小的横枝上，站在树下就可以看到窝里有鸟蛋。那时候没有爱鸟护鸟的意识，只想着鸟蛋的美味。当我刚刚抓住横枝，就要靠近鸟窝时，鸟儿回来了，发现有鸟袭扰它的家园，于是俯冲下来用翅膀扇打我的头和脸，就在这时“咔嚓”一声，树枝断了，把我摔了个仰面朝天。好在树下是一片刚翻过的菜地，除了脸上、胳膊上被树枝划破了皮，没有大伤。

还有一次是摘杏。邻居家有几棵高大的杏树，主人在收获时，长在树顶枝头不容易摘到的杏总会剩下，这些杏往往又是最大、最红、最好吃的。伙伴们经不住诱惑，就会想办法把它们摘下来，摘主人没摘净的果实或捡拾地里没收净的庄稼，家乡话叫“溜”，是允许的。我发现高处的横枝有几个鲜艳的杏，但横枝太高了。我爬上树，小心翼翼地靠近横枝，慢慢地向树枝靠近，蹲下身子用手去摘杏。就在这时，横枝断了，我一下子从树上掉了下来，手里还紧紧握着一个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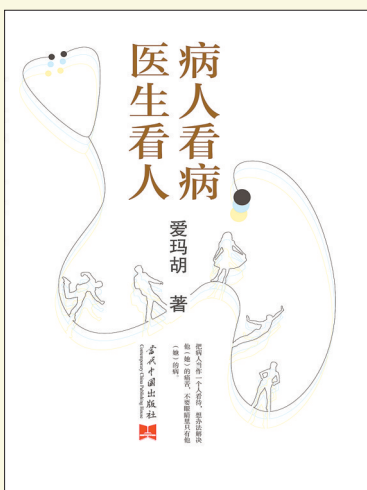
血色大地

子涯

马蹄声急，金鼓激越 连年征战如飞雪 高祖始，崖山绝 翻翻滚滚的血 烟尘起，豪情天 一捧尘土一捧血 千古杀伐，文韬武略，一时豪杰 苍茫大地，浸透多少热血

尘归尘，血泣血 功败垂成，壮士断腕 壮怀悲，折戟沉沙 败者莫悲切 胜者莫欢跃 千古英雄化碧血 君不见，黄土深深埋碑阙

连载



位医生均有分管病床或病房，一般称为“某某的床”或“某某的房”)乱收病人，还不收个“觉悟”高的：刚来就想出院，医院是好玩的？“这位先生，是这样的，我还不了解你的病情，没法现在告诉你能不能出院。但医院不是监狱，看病是自由的，你想走随时可以。”大汉胡乱摆手：“没得病，昨晚都查了！你给我开出院！”

这还有什么可说，答应个“好”就是。

翻翻他的病历：他是胸闷来的，检验单一片红箭头，上上下下，指标不是高就是低，全是问题。哼，好吧，反正命是他自己的。我坐下来写出院小结，写完检验结果又写出院医嘱，到底不忍心，笔一丢，还是去了病房。他正坐在床上跟隔壁病人聊天，两人都停下来看我。

“首先声明，我不是劝你继续住院，只是有些事要跟你交代一下。你有些检查结果有问题，这些需要治疗，这些需要复查，这些要观察，这些最好去大医院做深入探查……”如此这般，我把检验单上的项目一一画出来，限他交代清楚。说完了，没等他说话，我就回办公室继续写出院小结了。

过一会儿，他也跟过来了，还是豪声大气的：“哎，跟你讲，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有医德，我服你了。我决定继续在你这儿住，而且，你不说我要出院，我绝不讲出院的话。”这哪里像病人和医生，

完全像黑帮兄弟拜老大。我也服他了。

他出院之后，我反而会每天遇到他：医院背后是两大片鱼塘，再背后是公路，我每天穿过鱼塘中间的羊肠小路上下班，总会看到他。他往住一边大声招呼我，一边挥手，手里还拿把刀——他的卖鱼摊就开在医院门口。

大冬天的一个下午，他在路上拦住我，穿着连身橡胶服，一身泥，手里拎着个麻袋。他说正是打鱼季，给我留两条青鱼让我腌着吃，不敢送到医院，怕别人说我拿病人的东西，巴巴地在路上守了我几天。

我推脱，他就瞪眼：“不拿那是看不起我。”我想两条鱼也不值个什么，硬着头皮拎过麻袋——它竟然在我手里“嗖”地一动。我一声尖叫，丢开麻袋：“是活的？”

一条鱼从麻袋里跳出来，在地上扭动。他三步两步跳过去捉住鱼，抬头对我啼笑皆非：“当然是活的，刚刚的。你是医生，你不怕死人，你怕活鱼？”我……真丢脸。

乡愁四韵

从她的头巾，一眼就能看出她的身份。更不用说那深邃的目光，挺直的鼻梁，深棕的皮肤，都是典型中原女子的特征。穿着倒朴素，T恤，牛仔裤，应该是来留学的学生。

一问，是在校园的马路边上发现她的，她倒在花坛旁昏睡。摇她有轻微反应，但喊不醒。保卫科把她送到医院，输液后她睁开了眼睛，急诊医生看不出太大异常，疑心是瘾症，到底不敢掉以轻心，送到病房观察。

我问她：“你从哪里来的？”她看着我，不说话，也没有露出听懂的表情。她大概不懂中文，我想了想，说了句简化版的英文：“where from?”她懂了，小声答：“Iraq。”噢，是位伊拉克少女。

我比画着表示要替她检查身体。她身子缩了一下，还是由了我。头、胸、腹部，都没发现问题，检查四肢活动情况时，她突然“啊”一声痛得叫出声。我疑心，把她袖子撸起来，小臂上一道道浅浅的划痕，新旧不一。是受虐、意外，还是自残？